离退休工作处 赵瑛/摄

岁末

□ 数学学院 赵秋兰

我为岁末流下了眼泪
这泪水是珍珠吗?
可曾沾湿了你的心
那遥远的寂寞的原野

几杯红酒入喉
全身热血上涌
在岁月和人生中
醉意朦胧
在这岁末年首

爱在心头萦绕
情义纠缠难消
脚步越来越沉重
心在何处寻自由

年龄虽然增长
心底住着孩童
梦里有温暖的怀抱
他乡觅爱的逍遥

这世界　就像一个梦
你　是梦里的童话
现实　像童话里的城堡
而我　是城堡里的公主

我与你的故事
你想怎样续写
是铺展如春光里的玉兰花
还是矜持如若水园里的碧荷
都随你

我停留在这岁末年首
为你动情的歌唱
只希望　你抓紧我的手
走过春夏秋冬

月揽繁星

□ 外国语学院 贺贝嘉

深沉的暮色里,近山黛,远山青,一层层褪去如水墨画卷般,栀子花绽开时温柔的一点白更像是这画卷里玲珑的一颗心。“明星荧荧”同一角弯弯的明月挂映在沉默如墨还透着丝微淡蓝的夜幕里。月色很美,令人妄图驰天,进入广寒宫去一探究竟。风也很温柔,将人吹出了些许醉意,青丝被柔风吹拂着掠过脸颊的一侧,有些许的痒,令人不禁想要触碰。大抵是受这皎洁月色的蛊惑,虽是偷心般的痒却也渐渐略掉了。

四面山静,间或着还有些叽喳的鸟鸣声,空气中还存留着雨后独属于泥土间的馥郁芬芳。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跟随”,朱唇轻启,呢喃出一段久不曾听过的歌谣,周而复始,恬淡的笑意,在那轻扬的嘴角和好似装满了佳酿的酒窝下凸现出来,醇美醉人。思绪也承载着那一字一句翩翩而飞,无法捕捉。

人们常说往事随风,不要总是拘怀于过去。可是有些事情无论此去经年,都始终是心里的一抹朱砂。

这世间美好的事物大多也是短暂的,如春日枝头瑟瑟的梨花,如耀眼璀璨一瞬划过天际的流星。总是在回忆中思念过去的美好,不舍忘却分毫,朝思暮念。大概也正是因回不去,所以才愈加思念。虽回不去,可它们也并不曾消失,它们摆脱腐烂的残骸,经加工润色在记忆里熠熠发光。从前你同我讲总有人将你的一腔热血报以嬉笑嘲讽之语,将他们的无知摊开来赤裸裸地暴露在众人的眼皮之下。伴随着话语的往往是你不甘和怨愤的泪水,我总是默默地看着你,却做不了什么,只得用力地抱紧你,无声地向你表达出我仅有的安慰。

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讨厌那些以语为刃、从不肯多耗费一点时间去参透真相便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妄加评论的人们。他们总是在故事的开始英勇无畏,他们呐喊着,奔跑着,他们在结局出现后大失所望,不肯承认自己所犯下的过失,互相推脱,相互逃避。

“真正的黑暗是看不见的,真正的痛苦是发不出声音的。”有时善意也会化为杀人不见血的巨刃。那些人逐渐沉沦在社会的沼泽中,无法攀爬上岸。我也总认为不必去理会他人变得如何,守住自己的那三寸便可。一缕缕朝气蓬勃的朝阳,原可尽己所能地去照耀着阴霾下的一切,阳光虽有照射不到的地方,但只求无愧于心。

刚才深蓝的天幕不知何时开始逐渐变淡,东方逐渐显现出来鱼肚白,新的一天又将开始了,我对你的思念就此便要打住了,我要去继续你那未能完成的梦,直至有一天它不再为梦。微醺的风还在耳畔边吹着,犹如你遗留下的亲切叮嘱。

“你离开的第536天。”

城市的尽头

(小小说)

□ 电信学院 徐嘉乐

又一座城市的灯光在长夜中消逝,黑夜笼罩着城市的轮廓,仅有的几分微亮也在黑夜的蚕食中被抹去——这是一座城市的死去。

“第三百二十座”,镜头前的女人微微张开双唇继续说道:“时间不会给我们任何机会,它不断推着我们走向死亡。”

言罢,她目视镜头,黑色的眼珠在更为深黑的眼眶中打转,而后轻叹一声,却惊扰了窗台上的乌鸦,乌鸦飞至空中,天空中月光皎皎,却怎么也照不亮城市的死寂。

早上,阳光爬上了城市的臂弯,驱散了长夜,使城市重新焕发生机。女人被这刺眼的光亮吵醒,慢慢坐起身来。

太阳照亮整个屋子,可她的眼眸依旧昏黑。她是城市中的一名警卫,负责维护公共秩序。由于环境资源的过度消耗,全球失业人数已到达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类自食恶果,它的苦涩本应该使人反省,而眼前的一切令人唏嘘。

人们并没有做出改变,反而更加奢靡、沉溺。她走在街道上,拥挤的人群使她感到烦躁。人群的尽头是一个极力吆喝的男子,她知道这是维特公司的产品——可以使人忘记一切痛苦的药。人们一个接着一个从她身边走过,光很亮,她却仍旧看不清行人的脸。

她目睹人们为了抹去记忆而走过,目睹他们获得“新生”后痴狂的笑脸——这就是她每天工作的一环。人们获得“新生”后嘶哑的笑声不断冲击着她的脑髓,她缓缓走向那个男子,她在内心把一切归咎于磁场在这一刻的混乱或是时针在这一刻错误的停歇。痛苦的爆发往往在一瞬,呼吸的空气化为利刃,泪水放声高歌。那个男人注意到了这一切,温柔地将药物递给她说道:“都会结束的……”一位小女孩“啪”地拍掉了她手中的药物,攥着她的手跑开……

几年后,她再次打开镜头,与之前不同的是她怀里抱着那个小女孩。“时间没有停下脚步,资源即将枯竭殆尽,世界上仅剩下三座城市,我们……”

话未说完,镜头前的亮光便消失了,与此同时,这座城市的灯光也渐渐熄去,城市中传来阵阵嘶吼与悲鸣,叫喊声与咒骂声交融,成为长夜的食料。

她们没有说一句话,只是轻叹一声,相拥睡去……

逐风

(小小说)

□ 化工学院 岳远崇

阳光洒下树荫,河面闪耀着光影,一阵咳嗽声打破了树林的寂静,惊起了几只鸟。青年吐出一大口水,睁开了迷蒙的眼睛。他明明记得自己是跳入河中的,记得一口又一口的水呛进鼻腔带来氧气将要耗尽的痛苦,记得那脚触不到地、人浮不上去的感觉。青年回想起来,不由得一阵恶寒,又是一口水吐了出来。

“小子,如果你要求死,那很抱歉,你没死成。”一旁传来了苍老的声音。青年向河岸的草地上一躺,看了眼渔夫打扮的老人,又望向天空。“我的灵魂早就溺死在泥潭了,不如让我就此死去。”

“真是稀奇,这个年纪就想着去死,我活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有过这种感觉呢。”老人嘲讽似地开口,“不妨讲讲你的故事,让我开心开心,就当作我救你的答谢。”随后是一阵大笑,笑声牵引住喉咙,又是一阵咳嗽声。

青年把头一摆,默不作声,眼眶红得更厉害了。

老人没再理睬,自顾自地收拾自己的渔具。“如果想换身衣服吃点东西,就跟我走;如果还想了结自己,我也不拦着你。”青年躺着没动,视线在老人远去的背影和泛着波光的河水间变换。

“溺水的感觉可不好受,泡在水里的尸体也不好看。”远方又传来一道声音。

犹豫了一阵,青年跟了上去,“我想走得体面一点。”

这是一座藏在山林里的小屋舍。两间小木屋,几块绿茵茵的菜地,外面围着一圈小栅栏……这是护林员的居所。老人把渔具一撂,进屋取了一个水桶,两个水盆,还拿了一套衣服放在院子里。“自己打水去洗洗吧。”

晚上,老人炒了碟青菜,摆了两盏小酒杯。青年直接将一杯酒灌入嘴里,眼眶又一次红了。两人就这样吃着,青年不断给自己添酒,试图让自己醉掉然后死去。老人也好似没有看到一样,自顾自地夹菜。

“我得了绝症,治不好的那种。家人在来医院的路上也出了意外。一开始,我想着好好工作,有自己的一个小家,可以让爸妈有个开心的后半生。现在全都成了虚妄,没了意义。我本来想,既然已经快死了,不妨去干些没干过的事,去追逐一下我的梦想。可是我突然发现我似乎根本没有梦想,真是可笑。我甚至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青年趁着醉意把这痛苦的经历说了出来。

老人夹菜的手终于停了,抓起酒杯,喝了一口。“或许你应该高兴,在患病之前你都是死的,现在你活了,往后的时间都属于你,你将为自己而活。”

“呵,那有什么用,我倒希望我一直都是个死人。”青年摇头。

“我在孤儿院中长大,大家都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当时我想如果有一个小屋,有一片自己的菜地,没有人打扰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后来我离开了,上了学,便开始羡慕别人了,他们有的我也要有。后来,我成了一个小职员。老板总是说:‘一切都要靠自己争取,只有努力工作,才能过上好的生活。’这是什么混账话呀?当时我却深信不疑。只有努力工作,我才能拥有一切美好。后来我发了一场高热,而仁慈的老板说,‘看来你真的很累,放你半天假回去好好休息吧。’发热时,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在一个陌生的巷子里走。突然,眼前出现一片海,漆黑的海水卷着波浪。海面上飘着许多东西。我眼见的海水把一具尸体冲了过来,我把尸体翻过来,却见那正是我小时候的模样。我猛然惊醒过来,本来我只想要一个小房子,一个没人打搅的生活。我是何时异化成了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争,被物欲支配的奴隶呢?于是我辞了工作,来到了这里。简单随意,一切都好,这才是我所爱的东西。”老人自顾自地说着。

就着酒意,两人终于找寻到了诉说的听众。从此,木栅栏里多了一个人影,也多了一老一少斗嘴的场景。

过了冬天,山上又开始有了生气。青年没有想到自己可以活这么长时间,许是误诊了?“没想到,一整个冬天,老头身体都这么硬朗,真好啊。”青年推开门,却见院内寂静一片,老人房门紧闭。于是他赶忙冲进房间。只见老人倒在地上,他赶忙扶起了呼吸急促的老人。老人却制止了青年去找人帮忙的动作。缓了好久,老人终于开口,“我知道我的情况,晚上陪我上山,我要去无风谷,看看日出。”

青年准备了一天,老人则一直在休息。用过晚饭,两人便出发了。山不高不低,路却崎岖,无风谷在山南,不知为何很少有风。站在山顶,顺着无风谷,天光山色一览无余。老人在路上走一段歇一会,看着疲惫不堪,却始终能再提起一口气。两人到山顶时已经接近清晨,天色有些亮了。可是,无风谷里却是升腾起了浓重的白雾,这样可是看不到日出的。

“再等等吧。”老人有些失望,言语中透露着些许祈求。

天边开始泛红,白雾却越发浓重。“再等等吧。”青年分明看到老人已经不抱希望了。他突然在老人的脸上看到了些许疲惫甚至死气。

“嗯?”突然,青年感觉自己的发丝摇动了一下,又摇动了一下。一股风突然从山谷中吹来,吹起了青年纷乱的发丝。风势愈演愈烈,白雾不断翻动,开始消散。终于,浓雾中透出了一缕红光。青年激动地看向老人,只见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全然没了疲态。在那一缕红光的照耀下,那张严肃刻板的脸变得愈发柔和起来。

迎着红光,老人仿佛又一次看到了儿时的自己,看到了那一份憧憬。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把我葬在这里吧,能看得到我的小房子,也看得到日出,也看得到风。”老人扭头说道。说罢,老人的呼吸逐渐平缓,平缓,停止。鸟儿飞起,风拂过山顶的绿荫,沙沙作响。

青年怔怔地看着老人,直到天光大亮。“谢谢你,老头。”

校有耐冬

自动化学院 张婧/摄

天平

□ 计算机学院 姚昊

故事从开始,到结束
好像总是无人铭记
也许唯有跌宕起伏与险象环生才令人动容
这世间的故事像一架天平
左盘的定砣是故事开始
右盘的砝码却找了一生
人们记得配平的事实却轻易忘记过程
生命的脆弱使我们全力武装找寻平衡
可生命会凋零
左盘的定砣终会减少
终有一天归无
右盘的也会迷失方向
但,这世上没有不会衰无的永恒
注定消散不会毁灭存在
定义自己价值的绝非命运
而是自己
就像
天平的价值不只在
配平的结局

且听龙吟

□ 文法学院 仇文遥

五千年的长卷缓缓打开,二十四朝的篇章汇入眼帘,我们于笔墨流淌之间窥见云水泱泱。她是黄河,是水,是生命的来处。上古的传说隐没于滚滚泥沙之下,无数碑铭典籍热衷于书写她的模样。倏地,她自混沌间明目启张,日夜奔腾一路向东,蜿蜒过千年的沧桑与辉煌,方知她既是黄河,也应是龙。

我们从未见过龙,但是龙长存于华夏的血脉之中,灼热着我们的五脏六腑,沸腾了我们的热血满腔。我们或许从未见过黄河,但当你提笔写下黄河,口中提到黄河,甚至心里想到黄河,胸腔中都会涌起沸腾的波浪。那怦怦的心跳,是五千年日夜不息地流淌哺育出的纽带,紧紧地系着我们和母亲——黄河。炎黄子孙对黄河的感情,正如胎记一般不可磨灭。脉搏的每一次跳动,都与千百年前的祖先同频共振、血脉相连。正如余光中先生所言:“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从《诗经》到刘鹗,哪一句不是黄河奶出来的?”

生于斯,长于斯,我也曾数次遇见黄河。但却都只是路途中的遥遥一望,或是中转时远距离的观赏。而这次,她是我唯一的终点和目的地。经历了一天的换乘与颠簸,我踩在坚实的黄土坡上,心里是难言的踏实感。黄土的厚实与细腻,总让我想起远方的一切,几乎要落下泪来。向远望去,只见一条银白的飘带镶嵌在刀削般的群山和一众斑斓的农田之间,这,就是黄河。

我慢慢向她走去,一步一步,看着地理书上的地形地貌就这样铺在我眼前,耳边仿佛传来李白千年之前“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咏叹,数十年来的教育积淀活了,我笔下模糊但炙热的关于她的文字活了……怀着“近乡情怯”的不安,我走近一步,再近一步,昔日所有模糊和想象在那一刻慢慢清晰,具象在我眼前。

站在堤岸,我将她所有的波澜尽收眼底。那湍急的、卷着黄沙的水流就像草原上脱了缰的野马,不只是一匹,而是千千万万匹,踏水而来,激起惊天的浩浩汤汤。时不时有几隅河水扑向岸边,溅得周围浪沫横溢。那溅起的浪花,像珍珠、像细雨滴,我想这大抵是黄河母亲在轻轻逗弄着她岸边的儿女。那些水滴在天边那轮明晃晃的圆日的照耀下,穿越千年,散发着奇异而又厚重的光芒。黄河中的水溅到脸上,凉丝丝的,却热到了心里。

分别的时刻到了,我虔诚地拜别黄河,像来时一样,一步一步地离去。日暮里,黄土高原又回到了漫长而又短暂的宁静中去。我乘上了回家的列车,在车窗里看着她逐渐远去。忽然,我意识到,是黄河母亲在目送着我们远去。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子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来奔赴一场膜拜母亲的朝圣。短暂的相聚后,她又目送着一个又一个孩子远去到四面八方,奔赴自己的山海。

黄河滩边的一切,都像在做一个古老而悠长的梦。一位旅客的红丝巾乘着寒风飘到了空中,为梦境抹下了一笔鲜明的色彩。

在车上,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里有一条河,静静地流着,流啊,流啊……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不管是战乱,还是和平,不管见证着辉煌,还是经受着落魄,她永远在那里,流淌、流淌……像母亲咏唱着亘古不变的歌谣,沉稳地,低低地,诉着故事,环绕着每个孩子的梦乡。

她在低声吟唱着什么呢?隐隐地,我听见她说,这是龙的故乡,孩子们,谨记生而为龙的模样。

主编:信永华 0532-86057127 副主编:任波 0532-86057656 编辑部:0532-86058350 美编:许太清 地址:青岛西海岸新区前湾港路579号 邮编:266590 印刷:中闻集团青岛印务有限公司